
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 与方志学会论丛

(选 辑)

〔苏〕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等著

出 版 说 明

本书选辑的六篇有关黑龙江流域历史与考古文章，都是从苏联《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二、三、四册中选译的。这三册论文集，是由苏联阿穆尔出版社分别于一九五三、一九五五、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印刷数量只有二千至三千册，其内容是有关地方志的重要资料，很有价值。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从远古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地方劳动、生息和繁殖。我国的历史文献和发现的古代遗址、考古文物，都充分证明：古代黑龙江流域的各民族在文化上经济上与中原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至晚在八世纪上半叶，我国唐朝政府就在这里设置了一整套行政机构。辽朝以后的金朝、元朝、明朝，东北的辖境在外兴安岭一带直至库页岛及海。黑龙江流域早已载入中国版图，有史可征，铁证如山。

沙皇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不过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所揭露的：沙俄“它占领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明确肯定满族是中国的一

个民族，黑龙江两岸都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论断。

收入本书文章的作者也无法否认以上的历史事实，因而文章较为客观地介绍了古代黑龙江两岸地区的历史，介绍并考证了阿穆尔州境内发现的古代遗址和出土文物，叙述并评论了沙俄自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中叶对黑龙江沿岸地区的所谓“开发”，实为扩张侵略的历史过程。作者明确指出黑龙江流域的各民族都是中国皇帝的纳贡者，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是非常悠久、极其密切的，黑龙江流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由此可以看出，十七世纪沙俄侵略者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切尔尼戈夫斯基等哥萨克武装匪邦闯入黑龙江流域，是对中国领土的粗暴侵犯。这也戳穿了苏修御用文人的所谓黑龙江流域“历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土地”的无耻谰言。

本书文章的主要问题，是对于沙俄统治集团的扩张政策和侵略本性认识不足，揭露不深，有些观点很明显自相矛盾，有严重的错误。如：对哥萨克武装匪邦的入侵活动和十九世纪沙俄侵华的黑干将穆拉维约夫、涅维尔斯科伊等的罪行有意袒护，甚至加以歌颂。对中国各族人民在清朝政府领导下反抗侵略进行自卫的雅克萨战争、中俄尼布楚谈判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的记述和评价，也有很多是曲解和捏造历史的。希望读者注意批判地阅读。本书对历史资料的引用，俄历和公历日期的换算等也

常出现错误。但是，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苏联对黑龙江流域历史的研究状况，而且拿它来同苏修近年来炮制的同类著作和文章作一比较，更能发现很多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研究沙俄侵华史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文章作者格·斯·诺维科夫，是苏联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师范学院地理教师，并在阿穆尔州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科学、社会和政府组织中担任多种职务。他从事研究地方志，包括历史、地理、文学、自然和文物考古资料已有多数，发表过百余篇学术文章和报告。从一九〇七年起他以“达斡尔斯基”为笔名，是表示有志于“达斡尔的土地”的研究。《苏联小百科全书》、《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关“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辞条是他撰写的。作者舒利曼，是地理学付博士，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师范学院任教。

为了深入揭露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继承老沙皇的衣钵，无耻篡改历史，利用历史疯狂反华，妄图称霸世界的丑恶面目，本书附录了沙皇俄国时代一九〇二年出版的为沙皇集资捐献修建功德纪念碑的小册子《阿尔巴津古城史》译文。写这篇为侵略分子歌功颂德的东西的作者，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光辉著作《中国的战争》中痛斥过的那种无耻文人，写的是一篇“拚命在人民中间扇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的代表作品。

本书文章的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集中附在书

末。原有地图、插图择其一部分译制。原书的页码也标出排在正文切口处。

本书全部译文由郝建恒进行总校译。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阿穆尔地志博物馆与地志学会论文选辑》的译稿（姜延祚译了部分文章，后由徐景学、张臻作了补译和校订）。附录《阿尔巴津古城史》由高文风译，郝建恒校。孟宪章、徐景学审读了本书全部译文。

1977 年 12 月

目 录

古代黑龙江沿岸地区

..... [苏]诺维科夫—达特爾斯基(1)

俄国人对阿穆尔的发现和边区开发的开端

..... [苏]诺维科夫—达特爾斯基(28)

关于“阿穆尔”名称的由来

..... [苏]诺维科夫—达特爾斯基(61)

阿穆尔州考古图资料

..... [苏]诺维科夫—达特爾斯基(64)

阿穆尔大事记(1689—1858年)

..... [苏]诺维科夫—达特爾斯基(100)

马克的黑龙江旅行记

..... [苏]H. K. 舒利曼(118)

附 录:

阿尔巴津古城史

..... [俄]H. 3. 戈卢勃佐夫(135)

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 (160)

人名译名对照表 (176)

地名译名对照表 (186)

民族名译名对照表 (193)

地 图 和 插 图

地图

- 1 古代黑龙江沿岸及其毗连地区的民族分布 …(5)
- 2 比比科沃城址平百图 ……………(12)
- 3 阿尔巴津诺镇平百图 ……………(56)
- 4 七湖城址略图 ……………(80)
- 5 马克旅行路线图 ……………(120)
- 6 阿尔巴津镇平百图(插页)…………(140—141)
- 7 阿尔巴津堡和中国营平百图 ……………(159)

插图

- 阿尔巴津城徽 ……………(60)
- 骨箭头 ……………(82)
- 中国铜钱 ……………(82)
- 有银色刻纹的铁垂饰 ……………(92)
- 球顶尖盔的零件(铁的) ……………(92)
- 装饰品碎片 ……………(93)
- 带银色刻纹的透花铁肩饰 ……………(93)

古代黑龙江沿岸地区

[苏]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

某些历史资料

3

在俄国人移居阿穆尔边区以前，即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阿穆尔沿岸地区^①的历史研究得非常不够。可以说，这种研究现在才刚刚开始。

在古代阿穆尔沿岸地区，居住着哪些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样形成的？在这些民族历史上在什么时候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这只有在对考古文物遗存——古城古村遗址、原始人村落遗址、古墓地遗址——这些保存人类活动痕迹的遗址经过仔细研究以后，才能作出或多或少的粗略说明。

远东的旧石器时代文物，阿·彼·奥克拉德尼科夫于1935年曾在科雷马河流域发现过，在远东的其他地方迄今还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物。

阿穆尔沿岸地区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人村落遗址，在鄂嫩河、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沿岸的许多地方和涅尔琴斯克城附近都有发现。在阿穆尔河上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人村落遗址，在叶卡捷琳诺夫卡村、谢尔盖耶夫卡村、新波克罗夫卡村、伊格纳提耶夫卡村（布拉戈维申斯克区）附近都有发现；在阿穆尔州的康士坦丁诺夫斯克区、米哈伊洛夫斯克区和阿尔哈林斯克区的河川湖泊沿岸也有发现；在斯托罗日沃耶镇（犹太自治州）附近和阿穆尔河及其支流沿岸的许多其他地方也都有发现。

^① 阿穆尔沿岸地区，Примурье，即黑龙江沿岸地区。——译者

1935年，苏联科学院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志学研究所考文队在奥克拉德尼科夫率领下，在从哈巴罗夫斯克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阿穆尔河两岸，发现了几处新石口时代的原始人村落遗址。

1940年，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研究员马钦斯基在阿穆尔州伊凡诺夫斯克区切列姆霍沃村附近，对铁口时代的一座古土窑进行了发掘。在这里发现了石口、骨口、陶口和铁箭头。

我们在马赞诺夫斯克区的康士坦丁诺夫卡(沃雷卡)、布拉戈维申斯克区的伊格纳提耶夫卡、马尔科夫、谢尔盖耶夫卡、比比科夫和康士坦丁诺夫斯克区的科夫里什卡等村庄周围，也发现了各个时期的这种类型的古代文化遗迹。在这里，与切列姆霍沃村附近属于同一文化层里发现的石、骨、泥和铁口，与一般属于新石口时代早期和中期以及铁口时代晚期的这类口物，有着显著不同。

中国史笈对研究古代阿穆尔沿岸地区具有一定的价值。这些史笈由亚金甫·比丘林^①、戈尔斯基、瓦西里耶夫^②等完善而准确地译成了俄文。然而，中国史笈中关于早期阿穆尔沿岸地区历史的资料混杂着不少神话故事，其中除了一些真实的传说以外，有不少是虚构的东西，而且氏族名称、专有名词和地名极为混乱。

根据中国史笈的记载，历史学家们得出了下述看法：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鄂温克(通古斯)人、满洲人和朝鲜人的祖先是肃慎族。在古笈《竹书纪年》中写道，这个部落的代表在舜帝在位二十五年时(公元前2225年)曾来朝见，并献弓箭作为贡品。在《通鉴纲目》一书中记载，肃慎人在公元前1103年带着礼物朝见武王。后来在《竹书纪年》里指出：肃慎在周朝时曾进贡“楛矢”，而在秦汉时代同肃慎没有来往。曾向中国朝廷贡献弓箭的肃慎的朝

① 也译作俾邱林，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传教士团修士大司祭。——译者

② 瓦西里耶夫，B. И. Васильев，俄国科学院院士、汉学家，译有《满洲志》、《元明两朝关于满洲人的记载》等著作。——译者

贡，在康王时代和魏晋时期（公元三世纪）都有记载。在上述文献资料中也约略地指出了肃慎所居住的疆域：北极弱水（黑龙江的古称），东滨大海（日本海），西接漫汗族的领地^①，南达长白山。

肃慎夏天住窝棚，冬天穴居山洞或土窑（“肃慎”，中文意思是“洞穴、地洞居民”）。肃慎的住处是人和猪同住在一起。家畜有马、猪、狗，后来还有羊。这是在对些古入侵前（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时期的村落遗址进行了几次调查后确定的。

肃慎从事渔猎。他们善制弓箭，向中国输送貂皮和其他毛皮⁵兽、人参、猎鹰以及阿穆尔河流域河川中采捞的珍珠。据传说，肃慎把死者“葬入石棺中，并将几头猪置入棺中与之合葬。”

1927年，新波克罗夫卡村（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区）的一位农民加拉克季奥诺夫在他的茅园里挖出了一个用石头砌成的小坟丘。据加拉克季奥诺夫说：这个小坟丘“砌造得相当美观”。遗迹地基周围有十来块猪颅骨。他把石头扒开以后，在其下发现了人的颅骨残迹和下颌残片，以及一串筒式串珠、一只细银丝镯、三个铁箭头、一个小瓦钗，小瓦钗里放着两块玉石。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弄明白了下述中国传说：铁口时代初期的肃慎不是把死者放在“石头里”，而是放在石头下。猪大概是在追荐死者的飨宴上吃掉了，猪头留给死者在阴间享用。

公元四世纪，宋朝时，肃慎及其居住地区称为“靺鞨”。这一名称长期保留在居住在阿穆尔河沿岸的肃慎的后代中，在松花江、流入阿穆尔河的入口处，他们被称为“黑水靺鞨”，即“黑龙江的靺鞨”。靺鞨人是制造石武口的能工巧匠，在犹太自治州境内有靺鞨族的文物遗迹。在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些具有特色的

^① 据《晋书》卷九十七“四夷列传”六十七记载：肃慎氏“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北极弱水。”——译者

^② 这里指的是南朝的宋（420—479年）。——译者

石凹（细石凹、巨石凹^①），这些石凹是四十年前教师古罗夫在斯托罗日沃耶镇附近收集的。箭镞、鞘、石刀、锯和其他工具证明了靺鞨人具有高超的技艺。

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鄂温克族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乌苏里江沿岸是定理卫，乌苏里江江口以下，沿阿穆尔河左岸三百至四百公里的地方是达莫娄卫，松花江口的阿穆尔河岸上居住着黑水靺鞨，在结雅河下流则是室韦族的住地，在阿穆尔河上流和沿额尔古纳河是北卫室韦人和西卫大室韦人的住地。

中国所称之室韦人，我们认为就是现今住在赤塔州、额尔古纳河、鄂嫩河、石勒喀河、涅尔查河和库连加河沿岸完全俄罗斯化了的鄂温克人的祖先，在这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与“室韦”一词发音相似的地名和河名：室维、室威、舍维、室夫基、室凡达。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奥洛奇镇对岸，有一座名为室韦的中国城寨。十七世纪时，鄂温克酋长根特木尔及其族众是从这座城寨附近迁移到俄国境内去的。根特木尔氏族是当时居住在北满境内的鄂温克人的唯一定居氏族，而且这一氏族不是当地原来的土著。1654年以前，根特木尔氏族居住在涅尔查河流域，当涅尔查河上出现了以百人长别克托夫为首的俄国哥萨克时，才迁到北满。但是，后来由于满洲当局的横征暴敛，这一氏族便投奔到俄国方百来。

公元七世纪，满洲出现了渤海国，其疆域扩大到了乌苏里江下流，几乎包括整个乌苏里江流域。阿穆尔河沿岸不包括在渤海国领土之内。据中国史书记载，这个鄂温克—满洲国家的创始者是阿穆尔沿岸地区靺鞨一个卫的统治者乞乞仲象^②。

① 巨石器，Макролит，即石斧、石镐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典型石制工具。——译者

② 乞乞仲象，渤海国大祚荣的父亲。——译者

十世纪初，渤海国和契丹国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在公元924年左右以渤海国的失败而告终。契丹统治者降服了居住在阿穆尔河上流的靺鞨，外期内即在此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几乎包括整个满洲、蒙古、中国北半部和大半部阿穆尔沿岸地区，东达朝鲜（高丽），南自中国的营州，北抵室韦和靺鞨族的居地。916年，契丹统治者耶律阿保机称帝，改国号曰辽。辽帝国存在到1125年。契丹人从事农耕，学会了按中国的样式建造城寨，并且有自己的文字。

十一世纪初，历史上称作女真、女直和朱里真的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鄂温克各部落，由于不堪契丹人的压迫而起来反抗。1114年，他们宣布独立。过了十二年灭辽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金，金国的辖地包括满洲、中国北半部和阿穆尔沿岸地区。当时在阿穆尔河及其支流沿岸出现了几座具有贸易和军事意义的城镇。城镇里驻有军队和国家机关，并开辟了贸易。女真是定居民族，从事耕作和畜牧。

1219年，成吉思汗征服了满洲，消灭了女真的势力。1234年，蒙古人灭金。窝阔台的军队在塔文儿的指挥下消灭了满洲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所有女真村落。^①这一地区变成了荒野，城镇和乌卢斯被破坏或烧毁，未及逃到密茂的莽林中去居民被打死或者被俘。

8 辽金时代的废墟和其他遗迹，至今仍保留在阿穆尔州境内，下面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在康士坦丁诺夫斯克区新彼得罗夫卡村，还留存着一座女真人城池的废墟。^②这是一个平直的不规则的四方形状，四周围以高高的土墙，有几座城门以及许多岗丘状的滑秸泥的塔楼遗迹。

① 1215年，成吉思汗派兵进入东北地区。1233年，窝阔台派皇子贵由东征，灭东夏国，统一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译者

② 参见《阿穆尔州考古图资料》，“8. 中国城遗址”。——译者

1944年，在这里偶然挖掘时发现，土垠的斜坡下百有用未加焙烧的大砖砌的城垠残迹。城内保存了这筑物和于边的遗迹。在该城遗址的北头有较晚时期构筑的土工事，其这筑式样与城垠遗迹不同，好象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内城。不久以前，新彼得罗夫卡的居民还在该城遗址上挖掘出瓦钗和坛子。

离米哈伊洛夫斯克区波雅尔科沃村不远处，保存有辽金时代的几处占地很广的村落遗址和土堡废墟。这一废墟的尽头是一坐被称为“耗儿山”的山岗。关于这坐古城遗址的来历，鄂温克人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传说。^①

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设防的鄂温克居民的点遗迹，在乌里尔河（阿穆尔河左岸支流）河口对百的一个小岛上。1907年教师古罗夫曾在那里发现了光滑的石斧和其他口物。

在阿穆尔河乌鲁苏—莫顿弯曲处（或称科尔萨科夫弯曲处）的地峡上，保存有一堵土垠，这堵土垠把地峡最狭窄的地方隔开，垠身高一米半至五米。在垠南百毗连着一些堆积成的与土垠一样高的丘岗，彼此相距七十至九十米。土垠上百还有几个百积十四至十六平方米的平台（塔楼的基坐）。

在阿穆尔河下沈阿姆贡河河口对百的蒂尔峭壁上，有一坐庙宇的残迹。十九世纪末这里还保存有石碑，镌刻有女贞、些古和汉文字的碑文。^②（著名汉学家、参士大司祭切斯特诺伊·阿瓦库姆1855年在他乘“巴拉达号”巡航战船——见冈定洛夫著：“巴拉达号”巡航战船——一书——归来，沿阿穆尔河航行时，曾读到并翻译了这一碑记。碑记译文载于1860年《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会刊》——作者注）。

居住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各卫族在四百年间（先是在元朝年⁹

① 参见《阿穆尔州考古图资料》，“12.‘耗儿山’城址”。——译者

② 明朝在奴儿干都司所在地特林修建的两座石碑。《敕修永宁寺记》（1413年）和《重建永宁寺记》（1433年）。——译者

间，1376年些古人被赶出中国后，则在明朝年间)，只是在名义上受被些古人征服的中国的统治。居住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鄂温克人几乎没有受明朝的管辖，而是由本族的头人进行管理。已经查明，明代中国人根本没有到过阿穆尔沿岸地区^①。分散的鄂温克各部落经常相互为敌，但有时也联合起来侵袭中国的北边边疆。

十七世纪，俄国的新土地发现者（哥萨克）闯入阿穆尔后，在这里迁到好些不大的部落：达斡尔、久切尔、戈古尔、阿枪、纳特基、基里亚克等。达斡尔人居住在阿穆尔河左岸，从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的汇合处到布列亚河，并从乌姆列坎河河口起到结雅河与阿穆尔河汇合处的结雅河沿岸。达斡尔人和居住在布列亚河河口以下阿穆尔河沿岸的久切尔人都是定居的民族，他们住在乌卢斯和设防的城镇里，从事耕作、畜牧和渔猎，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满洲的其他民族进行物物交换的贸易，并通过满洲同中国、些古通商。苏联语言学家波佩在1932年查明，久切尔人和满洲人是同一民族，而达斡尔人虽然也受了满洲文化的很大影响，但是些古部落。

达斡尔人是怎样来到阿穆尔的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被人提到，但是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据我们推测，达斡尔人出现在阿穆尔河上不会早于十三世纪中叶，很可能是在窝阔台汗分封帝国以后。可以设想，达斡尔诸酋长的始祖曾经是汗的亲信将领之一，被分封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后来，这块封地又被成吉思汗家族的战友的后裔所瓜分。

到哥萨克远征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时，达斡尔人有十来个氏族酋长，而各氏族的居民至多有一万五千人。这一推断也为波佩在

^① 此处所说与历史事实不符。据中国史书记载：1375年明在辽阳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接管东北地区。1409年，在黑龙江下游特林地方，设置奴儿干都司。太监亦失哈曾先后十次到达那里，修建永宁寺和两块石碑。——译者

语言学方百所作的论断所证实，他断定：居住在满洲北叶嫩江沿岸的达斡尔人讲的是十三世纪些古人所说的古些古语。

在阿穆尔河和结雅河沿岸以及小岛上的许多地方，都有达斡尔人的城镇和村落遗址。我们在不同时期又看了伊格纳提耶夫村、马尔科沃村、米哈伊洛夫卡村·新波克罗夫卡村、谢尔盖耶夫卡村、比比科沃村（布拉戈维申斯克区）、彼得罗巴甫洛夫卡村、布谢村（库马尔斯克区）和结雅河畔马赞诺沃村附近的达斡尔城镇和村落遗址。在伊凡诺夫斯克区特罗伊茨科耶村、马赞诺夫斯克区普拉克季奇村附近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也有类似的城镇遗址。

在我们调查过的所有城镇遗址中，值得注忌的是布拉戈维申¹⁰斯克区马尔科沃村附近的“库楚古尔”城遗址，这毫无疑问是达斡尔人的遗迹。这是一个设防小城的残迹，四百的围垡几乎呈正方形，围垡长达五百米。围垡四百是东西南北的方位。每百垡都有一坐用横木围起的城门。在每个垡角与城门之间相等距离处都有碾压式的突出卫，上百是平台，即塔楼的基坐。据我们推断，这一城在遗址是哈巴罗夫在《报告》中提到的达斡尔“班布莱”城的遗迹。据哈巴罗夫说这坐城在位于距结雅河河口一至二天路程的地方（马尔科沃村距布拉戈维申斯克是四十五公里）。

我们不能认为这些看法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因为阿穆尔垡内的考古文物迄今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

1940年，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收到技术员斯米尔诺夫的一份报告，内称：在西林木迪河河口附近的采石场发现了古代的铁口。我们对发现地点进行了调查。发掘出生铁犁铧、铁刀、镞、半把剪刀，还有一个其形如盘，铸造精细，里百磨光的破碎的铁火盆、铁盔残片和玻功串珠。可以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达斡尔人的文物。①

① 参见《阿穆尔州考古图资料》“78. 莫尔达基特的宝藏”。一译者

最后，还有一个初步看法。我们觉得历史上把雅布洛诺夫山脉以东阿穆尔河上流及其主要支流：鄂嫩河、音果达河、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和结雅河流域的整个地区都称作“达斡尔地区”是不正确的。

从我们所能看到的全卫文献资料，看不出达斡尔人是居于居住在外贝加尔地区的民族之列的。可以准确无误地断定，拉夫凯酋长和其他达斡尔酋长的乌卢斯与城寨是在石勒喀河下流（约近乌柳姆河河口）开始的，位于阿穆尔河左岸和结雅河中下流。因此，完全可以把从石勒喀河下流到布列亚河口的这一卫份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称作“达斡尔地区”。

十七世纪，外贝加尔地区居住着鄂温克卫族，即当时已经定居的鄂温克人和狩猎的使鹿鄂伦春人。在阿穆尔的莽林中居住着“使马的通古斯人”，即玛涅格尔人。这些鄂温克卫族的后代现在还住在那里。鄂温克人（通古斯人、鄂伦春人、玛涅格尔人、毕拉尔人、索伦人），从未称自己是达斡尔人，其他民族也没有这样称呼他们。

阿穆尔河上流达斡尔型的 城镇和村落遗址

我们所说的达斡尔型的城镇遗址，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可以迁到。下卫列举一些位于阿穆尔河上流的城址。我们在1928—1932年对所有这些城镇和村落遗址进行了考定。

达斡尔型的城址是八百至一千二百平方米的四方形场地，四周环以土垠和壕沟（常常是两层，有时甚至有三层），有构造奥妙的入口，大多在南卫，很少在东卫。广场四角耸立着旧的小塔楼的坐基，其中西北角的塔楼通常要比其他的大，并且总是向前突出。在广场出口右边，一般在离边壕（外壕）二、三米处，有一小坑，是神龛的残迹。在这样的城址附近，有许多村落遗迹。